

“清泾似练满城瑞气出芙蓉，万枫如丹一天秀色连吴越。”——是为枫泾。

今年11月进博会期间，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完成签约，落户金山区枫泾镇，投资5.5亿美元。项目预计于2021年内开工建设，2024年初正式开园，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之一。为让度假区内的海派元素深入人心，乐高积木搭建大师们将从枫泾古镇牌楼、水乡婚典以及长三角周边其它的著名景点中汲取灵感，进行创意表达。

为什么是枫泾？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回答道，乍看大家以为这是个商业项目，其实不然，说到底，还是枫泾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乐高。

2018年，丹麦乐高品牌集团高层赴枫泾考察，回丹麦时，将一本英文版的《枫泾镇志》带上航班。上海飞丹麦8个小时，一本四十万字《枫泾镇志》正好读了一路。飞机落地当天，他马上委托助手给枫泾接待人员带了个口信：“枫泾太棒了！我喜欢这个古镇的人文历史。”

张斌说，如果把江南古镇比作一颗颗散落在长三角的明珠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那枫泾无疑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颗。走进枫泾，看得见千年文脉流淌，撞得到现代创新火花。



枫泾古镇冬景

大力落实“两区一堡”战略

枫泾：千年古镇变身现代化特色新城镇

■ 付鑫鑫

历史底蕴深厚 人文名士辈出

枫泾，天泽地润。浙江天目水脉自西而来，上海浦江潮汐由东而至，共同滋润着这方土地；枫泾，一镇横跨吴越两地，依嘉禾之胸怀，挽茸城之臂弯。国画大师程十发称赞自己的故乡：“两个母亲共同喜欢这个孩子。”

枫泾地接吴越故地之气，时承海派文化之灵。枕渭渭江南之水，溯悠悠历史之源。

南北朝梁天监元年(502)，枫泾南栅已成村落。超逸道人张半山途经村子说：“此福地，若建道院，民安物阜。”于是，乡民众筹，建起仁济道院，人气



日盛，开启了枫泾的历史纪元。枫泾曾有过多称谓：白牛村、白牛市、白牛镇、枫溪，后为北宋名士陈舜俞两袖清风改称清风泾、风泾，明末正式定名为枫泾镇，与盛泽、南浔、王江泾并称江南“四大名镇”。

“南北峙分历五朝终归一镇，古今融汇垂八极长治万年。”清代，“镇界全图”的牌楼处有座桥，桥堍北面刻有“商”字，南面刻有“量”字，意即南北两镇有事好商量。枫泾南北以界河为界，长久分治，南属浙江、为越地，北属江苏、为吴地。

文化学者余秋雨说：“长久地镶嵌在吴越两地的边界线上，既不为吴所灭，亦不为越所亡，反得为气所交，融汇并流，千年安谧。”说的就是枫泾。

踱过1518年的时间长河，枫泾人文璀璨，名士辈出。经考证，有历史记载的名人达639人，其中：状元3人、进士56人、举人122人，形成了独特的科举文化。

唐代，枫泾出过“中国十大名相”之一的陆贽，苏轼称其“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”。

北宋，陈舜俞以欧阳修为师，与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辙等人同是庐陵学派的佼佼者，苏东坡称赞他“学术才能兼百人器”，司马光赞之“声华四方”。后人为纪念陈舜俞还建造了“表贤祠”。

晚明文学家陈继儒所著《小窗幽记》中，一句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”流传千古，与《围炉夜话》《菜根谭》并称中国处世三大奇书。

清代状元蔡以台，授翰林院修撰。“枫泾四宝”之一的状元糕，正是当年蔡以台考前喜食之物，枫泾状元糕也

由此得名。

清代儒学大家谢楠官至内阁学士兼吏部左侍郎，是乾隆年间著名学官，被故乡人称为“谢天官”。

近现代，枫泾逐步形成了程十发国画、丁聪漫画、金山农民画和顾水如围棋地域文化特色的“三画一棋”。

此外，枫泾还有婚俗文化为世人称道。挖掘整理当地民间婚礼仪俗，枫泾自2005年开始，每年国庆前夕举办一届“吴越婚典”水乡婚典。青年男女着凤冠霞披交拜天地，坐上喜气洋洋的花船，成就人生一大喜事。

古镇更新 产业更新 社区更新 乡村更新

高楼大厦，不贪大求全，不另起炉灶，不搞互相山寨，以现有资源禀赋为基础，以“古镇更新、产业更新、社区更新、乡村更新”为内容，尊重古镇风貌和乡村肌理，推动实现存量资源的改造改善、转型升级、功能完善和环境优化，并先后布局了两轮34项重点项目，其中第一轮34项总投资约200亿元，第二轮34项重点项目，预计总投资超300亿元。

比如，长三角路演中心，为IPO上市路演、品牌发布、要素服务等提供专业场所，将其定位为“一个给各类市场主体带来各种机会的服务平台”。又如，乐高乐园选址在离枫泾古镇不远的高铁金山北站附近，满足了乐高选址方面“空间上要离市中心远，但时间上要离市中心近”的要求。建成首年，预计会给枫泾带来约300万人次的客流。

枫泾历史源远流长，素有“三步两座桥，一望十条巷”之称，桥梁有52座之多，现存最古的为元代致和桥，距今有近700年历史。枫泾古镇至今仍完好保存的有和平街、生产街、北大街、友好街四处古建筑，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。枫泾文物古迹众多，其中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3个(5处)、金山区文物保护单位5个、金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个。另外，枫泾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(丁蹄、黄酒、农民画、敛痔膏、金山丝毯)，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(金山故事、复方长皮膏、糯米饭糍制作技艺、古书画修复装裱技艺)。

古镇更新，把古镇旅游提升为全域旅游，从简单的一日游度假旅游方向推广。对标各地民宿标杆，枫泾打造了山麓精品民宿，眼下正在建设长三角老品牌振兴基地“一街一园一平台”：“一街”即老品牌一条街，包括友好街上下塘、南大街；“一园”即老品牌产业园；“一平台”即为长三角路演中心。

产业更新，一是盘活闲置存量资源，通过存量资产的交易服务平台、厂房路演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到枫泾来，把存量资源盘活；二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，打造功能性平台，通过功能性平台的搭建，从传统的人对人招商，走向平台式的招商。科创小镇为资本与技术搭建桥梁，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、长三角智能装备园、华平金山智慧产业园等正在稳步崛起。

社区更新，完善基础性、功能性项目建设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级，优先发展教育与卫生健康事业。一是公办学校依托高校资源

成为其附属学校，比如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枫泾中学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枫泾小学；二是民办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，比如，上海枫叶国际学校。医疗方面，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金山分院，引进32名三甲医院专家坐诊。养老方面，有上海市金山区众仁老年护理医院。

乡村更新，使乡村成为城市生态的滋养地。保留47平方公里的农田，发展生态农业产业。比如大渔文化基地，从水质净化入手，现已发展成集养殖、种植、销售、研发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复合型农业企业。还有天域·新义田园综合体，通过引入“众创入乡”理念，将农民闲置农舍打造成众创空间，为企业和创客提供创新创业新平台，也为农民增收提供新载体、新渠道。如今，在天域·新义田园综合体，19个农村闲置猪圈经过改造，已成为田间地头风格各异、充满设计感的艺术展示空间。

说到一体化，枫泾古人已有实践。明宣德五年(1430)起，枫泾南北分治，以河为界，南镇属嘉兴府，北镇属松江府，直到1951年才归江苏一地管辖，1958年划归上海。历经五百多年的分治，枫泾汲取吴越文化精髓，一直发展得很好，不正是一体化的超级迷你版吗？

如果说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枫泾是在用“四大更新”来打造特色小镇；那么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枫泾的目标就是：以建设现代化特色新城镇为总方针，重点强化上海“西南门户”功能，充分发挥跨界区位优势 and 毗邻联动优势，大力落实“两区一堡”(“上海制造”品牌的重要承载区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、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)战略，努力将枫泾镇建设成为门户节点型、智慧引领型、众创集聚型、文旅融合型、城乡协调型的现代化特色新城镇。

具体说来，首先是充分发挥地处沪浙发展轴的节点优势，加强与毗邻地区的对接联系，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、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、生态环境共保共治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和对内融合水平。

其次，以科技为支撑，做优做强智能制造产业集群，积极培育快乐智创产业，加快发展智慧农业，形成以“智能制造、智创文娱、智慧农业”为特征的“三智”产业体系，着力打造面向长三角的高端产业集聚地。

再次，把握重大项目落地契机，加快科创、文创、农创“三创”融合发展，积极创新平台运营模式、扩大平台影响力，以创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为先导，推动资源要素有序、自由流动，着力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集人才、技术、资本、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意、乡村创业中心，提升面向长三角的资源配置和辐射能力。

又次，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地处沪杭发展轴的区位优势，不断推动历史文化、乡村郊野、文化艺术、创意科普、亲子益智等旅游业态的深度融合，争创上海乐高国际旅游度假区，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。

最后，结合枫泾自然风貌和激活绿色生态资源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加大美丽休闲乡村和示范村建设力度，以古镇休闲旅游为核心，丰富乡村旅游内涵，做实做强全域旅游概念。强化绿色发展理念，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，使枫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空间。

未来，围绕乐高主题乐园和古镇旅游区，枫泾可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，实现生产、生活、生态“三生融合”以及实施高质量新兴产业空间、高品质宜居生活空间、高水平生态绿色空间的“三大空间”建设。

枫泾古镇夜景，灯火辉煌，倒映在水中。

枫泾古镇夜景，灯火辉煌，倒映在水中。

枫泾古镇夜景，灯火辉煌，倒映在水中。

枫泾古镇夜景，灯火辉煌，倒映在水中。

亲历者说

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——

我曾经倡议，中国所有古镇不要找明星代言，应该让记录历史、昭示未来的镇志代言，它永不衰老且历久弥新。一本《枫泾镇志》，深深地吸引了乐高主题乐园的选址落户。

《印象枫泾》系列丛书总序由余秋雨先生撰写，为什么要出这套书？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。我们希望，有更多人看见枫泾千年的古镇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
一个古镇，1518岁，生生不息，一定有好风、好水、好风景，我们要把小镇千年文化的故事讲好。

枫泾自古就是教育胜地，出过陆贽、陈舜俞、陈继儒等名士。在我看来，唯有教育才能人杰，唯有人杰才会地灵。

我们提出“四大更新”，并非盲目地开启新一轮造城建设，也不是对现有资源的推倒重来。我们的小镇建设，既不大拆，也不大建，而是内涵发展，精雕细刻。

古镇是那个时代高质量的生活地，人人向往。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，古镇首先是用米住的，应优先满足居民需求；其次才是用来看的。

上海是国际大都市，既要“大城繁华”又要“小镇美丽”。枫泾地理位置不在市中心，却是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小而美的存在。

《孙子·谋攻》有云：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。”同样，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讲，“知可为和不可为者赢”。能可为的，一定要大有作为；不可为的，不能够乱作为。

长三角一体化，枫泾需要想明白两个问题：一是如何享受一体化带来的红利，二是如何承担一体化所需的服务。光享受不知贡献，早晚会被踢出一体化“朋友圈”。我们所做的长三角路演中心就是为一体化提供的功能服务。

行政有边界，发展无边界，合作更可以千里来相会。毗邻地区如果背对背就是一堵墙，只有面对面互相拥抱才能亲如一家、融合发展。

一部好手机，一定是各种先进技术的系统集成。同样，一个地方的发展过程，是吸纳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系统集成的过程，也就是说，要汇聚各种社会优质资源，并进行整体性优化。

